



野 駱 驼 译 丛

宗教的故事

[英]凯莱特 著 曹国臣 刘宗峨 译 王月清 李卫东 审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



野 骆 驼 译 丛

宗教的故事

A SHORT HISTORY OF RELIGIONS

[英]凯莱特

E. E. Kellett

曹国臣 刘宗峨 译

王月清 李卫东 审校

智慧与自我控制会使我们在生活中获得
满足的平衡，勇气会使我们耐心忍受无法避
免的痛苦，公正会使我们获得别人的友好。

——伊壁鸠鲁

书 名 宗教的故事
著 者 [英]凯莱特
译 者 曹国臣 刘宗峨
审 校 王月清 李卫东
责任编辑 汪意云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展望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南京五四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6.875 插页 3
印 数 1—5130 册
字 数 379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505—1/G·763
定 价 (软精)24.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野 骆 驼 译 丛

通常，殉道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每
一场暴民暴行或不公正的法庭审判
之后，通常会出现许多改变信仰的人，暴力
的敌对行为将慢慢消失。

前 言

此书的目的是不去满足、而是去刺激不同信仰的人们对宗教的兴趣。许多迹象表明,这个世界正日渐唤醒人们对宗教至高无上的重要性的新意识。人们正在思索它,而正确思索的最好方法之一是了解过去曾经思索过什么。宗教是一种成长的东西,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生活,生活是不能被理解的,除非它遵循其全部的过程。

当然,许多内容我有意忽略了。也许对许多人来说,忽略了的内容比此书提及的内容更为重要。但希望读者无论如何不要去探求那些必须抛弃的东西。

所有重要的宗教在本书各章都覆盖到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回避了伊斯兰教。——编辑注),一章谈到的某些内容可能在其他章节中会重新提及。如,不谈及加尔文派就无法谈英格兰教会史,而加尔文派的完整发展是在苏格兰教会中展开的。像这种情况,引文注释通常会提供帮助。注释中,读者会还发现某些比较难理解的短语的解释。

绝对公正是不可能的,但我将尽我所能努力遵循一位最伟大的宗教领袖的格言,而成为“所有人的朋友,无一人的敌人”。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宗教的实质与渊源 [1]

并非每一种哲学都是一种宗教,而每一种宗教却都是一种哲学。

第二章 犹太教 [31]

犹太教像一切有生命力的宗教一样,其内部有许多迥然不同的思想和不同生活规律的空间,在我们所知道的许多世纪里,犹太教可以包容各种形式的法利赛教义、撒都该人的世俗的和政治的信条、狂热的犹太教徒和神秘的修道者艾赛尼派。

第三章 罗马帝国的宗教 [93]

从严格意义上讲,罗马根本没有神,人们所真正崇拜的是头脑的运动或神的意志。

第四章 希腊宗教 [114]

所有哲学学派都包含了一个真理的根源:希腊哲学使灵魂清静,而且事先为接受信仰并使其真理建构知识大厦作了准备。

第五章 日尔曼人的宗教 [143]

这种宗教的一般特征是普遍反映自然现象的所有神话的共性,它缺少一种如我们在印度教中发现的形而上学,几乎一切都是具体的物质的,粗糙的拟人化的。



第六章 第一部分 早期的基督教会

[166]

早期基督教即犹太教,教堂的组织是最简单的,在每个城市教堂,一小组长老,也称为教会监督或主教,由掌权者加以任命,每个长老在地位上是平等的,但是最有能力、最有精力、最有头衔、最有威信的他比其他人获得或多或少永久的权力。

第二部分 异邦基督教

[196]

异邦基督教即一般人所熟悉的基督教。它已不再是个道德的宗教,而成为一套教条的体系。圣山上的训诫已被人遗忘,代替它的是一套神学。

第七章 作为混合宗教的基督教

[243]

基督教很快就成为最形而上学化及能够为穷人和未受教育的人所感知和相处的宗教之一:这是其真正的力量,当其保持这种力量时,它是不大可能消亡的。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它必须依靠持续引入的过程来维持其作用。

第八章 西方的教会

[272]

帝国的位置由罗马迁往拜占庭,意味着西方会迟早与东方分离,当西方树立起自己的皇帝时,其终结即日益靠近,并在一切有思想的人看来已变得不可避免。

第九章 分裂的教会

[286]

任何宗教都无法避免教会的分裂,当一个宗教开始向前迈出它的步伐时,通常总会出现众多的、生机勃勃的教派。新教的出现迅速伴以大量分支的迅速产生,在这些分支中最激进的是再浸礼教派,最重要的是茨温利派。



第十章 琐罗亚斯德教

[325]

它是伟大的波斯帝国的宗教,有一个时期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宗教。事实上,没有哪种宗教比它与道德的关系更为密切,也没有哪种宗教比它更坚决地强调道德不仅是习惯而且是更为永恒的事物。

第十一章 远东的宗教

[346]

东半球奉行的成百种宗教信仰中,印度教、佛教以及儒教经过许多世纪仍将与基督教争夺一些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归顺。

第十二章 英格兰的改革宗教

[411]

英国教会完全割断了与罗马教廷的联系,明确地成为新教。她在改革上已有了全新的开端,她的主教制至多是个方便的、令人满意的教会政府的形式,而她的教义主要是那些改革的教会的教义。

第十三章 苏格兰教会

[431]

接受俗人参与教会的宗教仪式是苏格兰长老会的一个特殊标志。人们选择他们的本堂牧师,首先通过测试其学识和品性。教会生活的非凡特点是,公众对犯规者的谴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首先苏格兰新教有权处理违背道德的事情。

第十四章 各宗教派别

[443]

通常,殉道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每一场暴民暴行或不公正的法庭审判之后,会出现许多改变信仰的人,暴力的敌对行为慢慢消失。

第十五章 其他教派

[491]

以基督教为基础而衍生的教派,其数目之多不胜枚举,这些教派在过去 200 年里发展迅猛,在英美更如雨后春笋,信徒甚众。主要的有格拉斯派,斯维登堡派,索斯科特派,基督兄弟会等。



第十六章 结束语

[519]

宗教告诉它们的信徒,世界是如何形成的,神的本性是什么,人死后会发生什么,怎样才能与神保持良好关系或者在死后获得宽松的或被宽恕的地位。宗教提供宇宙起源学说、神学和末世学,使人惊奇的是,在所有问题上,极不相同的民族却产生了极为相似的理论。



第一章 宗教的实质与渊源

并非每一种哲学都是一种宗教,而每一种宗教却都是一种哲学。

要对宗教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著名的马休·阿诺德(Matthew Arnold)有他的观点,^①他认为宗教是带有感情色彩的道德。不幸的是,直到近代,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一致认为宗教与道德没有什么关系,甚至毫无关系。而且,在伦理学的解释中,一开头就常常是指责当前的宗教不过是非道德的。举例来说,巴勒斯坦和希腊的伟大导师们都这么看,他们的思想构成了现代“宗教”的基础,在与他们那个时代的宗教争论时显得最有活力。以赛亚认为宗教与恭维和徒劳的

^① 见《文学与教条》一书第一章第二节。关于其他的定义,我可以举出以下几种: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的定义是:任何把人类提高到超于现实的物质生活的东西就是宗教;纽曼(Newman)的定义是:宗教的精髓就是权威和服从;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的定义说:宗教是一种绝对信赖的感觉。与此相反,一位著名的德国作家则说,宗教是一种传染病,它的迅速蔓延是由于人类的社会本能。我们将会看到它是传染病这一说法的许多证明。宗教究竟是不是一种疾病,这个问题已经辩论了几个世纪。



供奉不应该有关系。《弥迦书》(Micah)肯定地说,耶和华不会关心礼品或几千只公羊之类的东西。然而,焚香、礼品和羊却是当时人所理解的宗教中十分重要的因素。色诺芬尼、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那些关于神灵及英雄们的不道德的故事有许多谴责,那些神灵和英雄们的祭坛在希腊的每个城市中到处都有。荷马(Homer)在他的诗歌中也讲了这些故事,但被柏拉图有礼貌而无情地排除在其道德国家之外。《伊里亚德》是人民的“圣经”,也是宗教的基础,但伦理学教师们必须排除它。如果我们追溯到古老的年代,那么宗教和道德的“分离”就有可能变得更清楚些。然而用“分离”这个词是错误的,因为这两者从来也没有联合过。宗教是一系列的外部行为,或是一系列行为节制,意在请求超自然的神的赎罪;它对今天我们所谓的“良好行为”没有说什么,认为如果心灵的纯洁存在着,那么就可以不必担心宗教的戒律。请读者考虑《出埃及记》一书第 34 章中的十诫——那好像是指导希伯来人的宗教生活的一部法典。在被替代之前,它一直起着作用;后来便由第 20 章中的十句话来代替。早些时候,并没有一条与幼稚的迷信有关的戒律,也没有一条与道德法规有关的戒律。没有禁止谋杀或偷盗,但人们被严格禁止烫煮吃奶的羊羔,关于贪婪和失职也没有提到过。所以我们也不必将奉献给上帝的牲口的肥肉一直保持到早晨。

再比如说,我们现在仍然认为其含义是非常高尚的这个词——“神圣”,它当时只是指仪式的纯洁:除了指要避免任何会惹恼上帝的不洁之物以外,没有别的意思。杀一个人没什么,但如果是触及一具尸体则是大罪,触尸者必须经冗长的程序去清除其肮脏行为。这种事情在犹太教中甚至沿袭



至今。我们习惯于把基督教的创始人视为神圣的。从形式主义者的观点看,他恰恰不是,没有什么比他不顾外表上的神圣或藐视杯盘等清洁问题更能使这些修道者生气的了。

我们对早期宗教越深入研究,就越清楚宗教与阿诺德所说的道德的关系是多么少。^① 不过,宗教触及到的情感是强烈的,尽管有时触及到的情感中恐惧多于希望。再注意看看,我们会发现,进入其中的第二种成分,看来很奇怪,是很幼稚的,却是真实的,符合自然科学规律的。由于被一些未知的影响所包围,受到鬼神和各种精灵的恐怖的折磨,人们胆怯而犹豫地探索这些灾害的缘由,并渴望能尽早使他们自己超越过去,以避免或缓和这些灾难。像我们自己的祖先一样,在霍乱病和其他灾难出现的时期,谁能答应使他们免疫,人们就跟着他们跑;谁要是戴着护身符而真正免过灾难,人们就贪婪地想把他的护身符夺到手。而且当整个世纪处于不断的灾难中,整个世界是一个传染病流行的世界时,每个人都会和我们自己的祖先在霍乱症流行的时候一样迷信。任何自称高明的人,就像今天带着万应灵丹的广告商人一样,就是科学家。这种科学可能是被搞错了,但它们仍然统治着一切,而且掌握着

① 莫尼叶·威廉(Monier-Williams)在《婆罗门教和印度教》序言第七页中说:“常常有人断言,说印度教徒是世界上最虔诚的人民。作出这种断言的那些人当然应该给‘出家人’这个词下一个定义。我认为,这个词的真正意义在于,在世界所有的人种中,印度教徒是在古老传统的奴隶制中最伟大的奴隶——不仅在其担负着宗教信仰时,就是在道德行为上(如在社会习俗上,在种姓的仪式上以及在家庭的典礼仪式上)也是这样。”莫尼叶·威廉提出婚礼习俗作为例子,肯定这是所谓的“宗教”,但同样肯定的是,这与他们的道德无关。



全基督教的宗教会议的全部权力。^① 物理现象与宗教之间的对抗性,在现代史中非常明显,而在古时候是不存在的。相反,宗教是物理学的自然发展,没有物理学就很少可能有宗教。牧师实际上就是教授,教长实际上就是巫医。人们到他那里去请他解释自然现象,并请他消除由那些现象使人们产生的恐惧。由于他有渊博的知识(实际上也是这样),他会向人们说明他们的疾病,并驱散他们的忧虑。他对他们说:“做这个,或做那个,恐惧就会消失了。”

由此可见,并非每一种哲学都是一种宗教,而每一种宗教却都是一种哲学。宗教要有价值就必须能排除惧怕、减轻迷惑、解决纠纷。而没有理论的形成,也就是说没有哲学的话,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没有人构想得出一种崇拜的对象,而不论它是多么粗俗或是多么令人讨厌,除非他事先已经对“事物的起因”有所反映。如果没有这种反映,他就会成为恐怖或精神错乱的疾病的牺牲品。因此,我们很难想象,即使是最不进步的人也不会不想解救他自己。

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zer)爵士所下的定义比阿诺德

① 许多思想家,例如辛格(E. G. Singer),在《从魔力到科学》(From Magic to Science)一书中,就拒绝给这些粗俗的猜测以“科学”这个名称,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定义的问题。我认为,这两者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界限,就好像它们是根据法拉第的最简单的计算和精心的实验做出来的。我想,我们应当把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称作一位科学家,尽管他的度量月亮的尝试大部分是猜测。由此,我们可以继续向前推进到伊拉托斯塞尼斯(Eratosthenes)对亚历山大市的纬度的测量,以及现代更准确的测量。如果我们从阿那克萨哥拉向后倒退,我就看不到有任何可以称之为科学起点的东西。

杰文斯(Jevons)说:“科学产生于从多样性中发现同一性。”古时候,人们发现了“同一性”,但它并不存在;所以我认为,这种思维方法与牛顿或阿基米德的思维方法并不相同,在使用“科学”这个名词时对两者应有所区别。



的定义更令人满意。他说：“宗教被认为是一种超人的控制自然发展或人类生命进程的抚慰或调解的力量。”^① 该定义考虑的是某些人的行为而不是导致这种行为的心理状态。如果我们一定要考虑到那种心理状态，那么我们宁可要美国人豪维斯(Howerth)所提出来的并经瓦尔德·弗勒(Warde Fowler)认同及大加赞许的定义，^② 豪维斯说：“宗教是人们希望同在宇宙中显示自己的神保持正常关系的有效验的欲望。”我们也许可以把这叫做宗教性的定义而不是宗教的定义，并采用弗雷泽的话对这种宗教性所引起的行为作出解释。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有了一种既在仪式上又在产生这种仪式的心理态度上令人相当满意的切实可行的定义。我认为，由此已经可以看到宗教和宗教性同样暗示一种哲学。因为，它需要一种包含这种神或几种被指定的神的哲学，而且它需要更多的哲学去说明它们是可以调和的。正如一位学识渊博的研究近代宗教的学者所说：“皈依上帝的人必须相信上帝，而且要相信上帝是其追随者的报答者。”^③ 如果信仰者不首先想到宇宙，这种信仰就不可能产生。当然，他首先想知道这件事是真的，怀疑和预先考验一下是有必要的。写到这里，我们可以承认感情能进入宗教，但很少有迹象表明，早期的思想家会认为他们想象的神存在于任何意义的道德中。

如果我们认为这些哲学家们好像有道理，我们就会被束缚着去想象：在人类历史上的某个阶段，智商高些的人们就

① 《金枝》(Golden Bough) I, 第 62 页。

② 《罗马人的宗教经验》(Religious Experience of the Roman People) 第 8 页。

③ 《希伯来人》(Hebrews) XI, 第 6 页。



会开始专心考虑摆在他们感觉面前的一些奇怪现象：星辰，风，洪水，甚至包含生与死的秘密。普通群众看到这些现象，会认为不过是一堆莫明其妙的事情；但是，像牛顿和麦克斯韦（Maxwell）等先驱者，就不是简单地满足于“在每一条路上左右摇摆不定地前进”；他们必然要提出问题而且要找出答案。只要他们推测到^①一种解释，他们就是哲学家，然后就会立即开始施加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知道的人总是对无知的人施加影响，知识使得他们能够想出一些办法以防止他们自己和其他人受到伤害，自然界的各种力量要形成这些伤害那是太容易了。从这些知识中产生了宗教，于是科学家就讲解这些宗教，普通人就相信宗教。那些可怕的霸道的力量，如风暴、洪水、雷电必须用某种方法加以缓解。有人认为，科学家已经发现了一些方法，当这些方法被采用时，就是一种信仰（尽管可能是无益而荒谬的）。

当然，我们没任何的把握谈及“原始人”。确实，同样也应该避开“原始”这个词。甚至我们称早期的人也仅仅是与我们的时代相对说的，如果从遥远的时代的实际开端来计算，他很可能也是晚些的，10 万年以前可能只是昨天。这个问题是没有准确性的，实际上也不可能区分第一个人和他的最后一个类人猿祖先；我们决不能说：“在这一个时间点上地球上出现了人。”更不能说，他是什么时候，怎样开始思维的，或者什么时候他的朦胧的思想活动开始带有了理性色彩。我们只能以模棱两可的类推和有点含糊不清的可能结果进行辩解。我

^① 或者用“得出”这个词，他们一定做过某些分析，用“推测到”这个词可能太苛刻了一点。



们有信心追溯到大约一两万年前的琐事；对几千年前的大部分好像有道理的猜测表示满意。

然而，这并不是说，因为开头好像全无希望，而且，常常由于惧怕教条主义而靠拢皮浪主义(Pyrrhonism)的极端怀疑主义，我们就要被迫放弃我们的探求。首先，我们可以理智地相信人性是大致相同的，用普通的说法就是，“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如果你刺伤了犹太人、基督徒或异教徒，他就会流血；如果你呵他痒，他就会笑；若你侮辱他，他会报复。在一定范围内，这是常有的事。所以，从已知的现在，去争辩未知的过去，我们就是不公正的。而且，适当地考虑到环境的变化，我们有权相信，过去的人对某些情况的反应和当今的人的反应是一样的。正如斯宾诺莎所想的，人的感情并不比线和圆的属性更难下定义。它们不是无规律的，也不是混乱的。再者，从反面来说，人性的变化也大致是一样的。我们发现，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们有一个判断的机会，人性的对照性，其类型会和现在一样：轻信者与怀疑者；奴性者与叛逆者；勇敢者和胆怯者；坚强者和懦弱者。时间并没有使下列特征发生根本的改变：史前的人有他的汉普登(Hampdens)、他的斯特拉福德(Straffords)、他的路德(Luthers)、他的台彻尔(Tetzels)、温茨的哈尔(Hal of the Wynds)以及康纳卡尔(Conachars)。远古的画家在画牡鹿和洞熊时，留下了天才的样品，凭借的是像利奥纳多·达·芬奇和伦勃朗一样的冲动；生育我们的父辈们包容了我们的怀疑心，并且相信我们所相信的，尽管他们的记忆已随他们一起消亡。那些宁愿听从教士指引的人，以及那些相信一个教士就像哈姆雷特相信蝥蛇有毒牙一样的人，都有他们史前的祖先；古代的神教徒和罪犯并排居住在湖上的桩屋



里,就像他们今日一道居住在伦敦一样;守财奴收藏玛瑙贝壳,浪子们把它们挥霍掉;在阿萨拉库斯(Assaracus)的国度和伊丽莎白二世的国度里,守财奴贮藏着钞票硬币。在太阳光下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新的,人对这一法则也不例外。

所以,当今世界上,在我们发现许多理应接受修复的、带有明显的“遗物”标志的东西(这只能被解释为过去的文物)时,我们不会感到惊讶。当看到复活节岛上的纪念碑,或看到尤卡坦(Yucatan)的金字塔时,我们心中就会产生某种由这些遗物引出的文化的概念。所以在仔细观察目前还存在着信仰时,在一定范围内,我们就能够看到衍生出当前这些信仰的早期的信仰。这些现存的信仰已由无数致力于这种工作的调查者们所搜集、比较并分析,以供我们使用。我们知道得相当清楚,人们现在在想什么,如果没有某些迹象,我们也就不能彻底地知道他们的父辈们在想什么。不,如果我们把思维向内转动,并考虑我们自己在想什么,我们就能常常猜得到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想过什么:因为没有一种现存的宗教里面不包含着古代异教,也没有一种现存的哲学不是从古老的愚昧群体和某种简单逻辑发展而来的。

那么,根据传到我们手里的记载,研究古代信仰并把它们与落后部落奉行的信仰相比较,我们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即:早期宗教里的首要因素之一就是対未知事物的惧怕。大自然是可怕的,而且是难以预测的。风,想吹到哪就吹到哪,谁也说不清楚它从什么地方吹来,吹到哪里去。只知道它有时很残酷、野蛮而且有破坏性。“闪电的红眼睛”凶猛可怕,雷声隆隆、猛烈地轰击,不但有不可抗拒的力量,而且具有东方苏丹的任性无常和不负责任的性格。星星运行使人困惑又惊